

草木散记

光阴似箭不假。六一那天，我们在花园口黄河大桥北面原阳地界的刘庵村才看的麦收，转眼国庆节，大河两岸正遍地秋收。

机器收麦，机器耕地；机器收玉米，机器磨碎玉米秸秆将秸秆还田；机器收花生，机器脱花生果，机器粉碎花生秧用作饲料；机器获稻，机器播种……茫茫大平原一望无际，一统天下满眼是机器纵横奔驰作业。远观机器收割，四下狼烟翻卷；近看机器耕地，湿润的土花似浪花翻卷。壮阔浩大的秋收携着果实和新粮的芬芳，机器翻腾开土地腹部冒出泥土的气息——大地与人的交融若汉画石刻里伏羲女娲纠缠，这时臻于完美统一！

是呀！论色彩斑斓，秋收比夏收丰富多彩。秋天多色调，加上立体的秋收，地上地下果实累累，秋的波浪浪打浪浪景无边。日益加速的城市化纵然使田野远离市人远离社区，但每到农忙和三大忙时节，仿佛是一种“魔怔”，我必定要在这时候不顾一切往田野深处跑，似野马脱缰一般。这几年吧——

2021年国庆过后，我随李佩甫大兄和清平一道去郑县和平顶山看秋收。这一带是十五国风起头的地方，《周南·汝坟》说“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怒如调饥”。我们和当地人共谒“三苏坟”，踏访临津寨，在伏牛山与汝水交织的地方看天色看树色看土地颜色看日落日出，怀古观今，听佩甫大兄说此地当年。寒露重阳过了，偶有雁阵北上，可天气静稳不寒凉。谈及农时和种麦，老县长说，气候暖化持续，我们也在跟进变化。“寒露种高山，霜降种平原。”“秋分种麦正应时”，人老几辈子的老皇历改了。

2022年10月9日，又和冯杰、马达等人同行，过河去卫辉市为冯杰的新书《鲤鱼拐弯》首发助威。这里是卫风和邶风歌咏之地，背依南太行之大拐弯，面朝簸箕状的黄淮海大平原，京广铁路和京港澳高速公路、国道107和南水北调中线大渠紧贴着穿境而过。谈过文学话题家常，我问地方官风俗与种麦时间，他说这些年推迟靠后了，一般都在10月半之后。麦无二旺，早了不行呀。

2023年国庆小长假过后去周口黄泛区，这是陈风之地。寒露别说种麦了，一世界辣椒红高粱此时还没有收获，种麦或在10月底。淮阳龙湖边，荷花谢了而桂花盛开，大小环道围着村镇，农家收获的金色玉米就铺着连绵不断头，还有人挑着晾晒新晒的大豆棵。

这个寒露(2024)，秋霖夹着细雨，我和磊超小友北向而走得再远一些。豫北中原，从卫风、邶风远至邶风境界。滑县和延津的大田玉米收过了，家家户在忙花生——门前晒着花生，大田里机器还在出花生，和满地插花是溜花生的女人；也不断有人往收购点卖花生。料不到此地种花生比玉米多得多，此刻多是忙花生的人。

在路口，看到两个打扮精致的银发老太太一前一后走过来，路上驶来的小汽车很远就停下来，可是当她们过去，我准备跟着身边两个年轻的路人一起过马路时，司机却在挡风玻璃后冲我们摆了摆手，然后一踩油门，从我们面前疾驶而过。

依然有很多人不说英语，只说法语。我在说句**bonjour**之后，还是习惯性地讲起了英语。而每次我讲英语时，法国人总是微笑着尽量听着并比划着手势，也结结巴巴地对我讲英语。我想，其实，有时并不是法国人傲慢，而是真的不太会英语，就像我们会说英语的人也并不多一样。但是这次确实感觉到巴黎讲英语的人更多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要举办奥运会的关系，超市的收银员和咖啡馆的服务生都可以随口来几句英语。

依然有很多人在香榭丽舍大街漫步，熙熙攘攘的人流，似乎让法国梧桐树下的香街变得更香了。宽阔的人行道到处是搭着凉棚的咖啡馆，穿着制服的服务生端着托盘来回穿梭，让人想起**Joe Dassin**那首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Les Champs-Élysées)：“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不管是正午还是子夜，在香街有你想要的一切。”

依然有很多人在高大的凯旋门周围拍照，只是更多的人手上拿着的是手机而不是相机，有的对着手机微笑着自拍，还有的从旁边临时设置的奥运会吉祥物的商店里买来红色的吉祥物弗里热，抓在手心里一起合影。有意思的是，这个由法国的文化吉祥物变形而来的吉祥物还有个为残奥会准备的版本，弗里热的两条腿中有一只是义肢，很细心了。

依然有小偷在地铁站里和大街上活动，也依然有警察，就像永远不会结束的猫和老鼠的游戏一样。当然，也还有热心又好心的巴黎人看到小偷行动时高声提醒陌生的路人一句“小心”。其实，在巴黎，可能人们需要小心提防的还不只是小偷，而是不要让自己的心被巴黎迷住，被巴黎偷走。

依然有着数不清的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在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的展品里去寻找巴黎和法国的文化艺术的精品，去寻找自己祖国的和世界的文化艺术的杰作；也依然有人在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上，寻找那些曾经影响过自己的法兰西的思想家文学家的不朽的著作，还有自己的青春梦想。

依然有人去拉雪兹神公墓凭吊巴扎克，沃尔德，还有肖邦。也有人去蒙帕纳斯墓地的萨特墓碑上放一支鲜花，去杜拉斯的墓前放上一支笔……

这就是巴黎。依然是世界文化之都，有着独特生活方式的风尚之都，还是让人尚未离开就开始怀念的梦想之都，一个无论如何都应该在有生之年去街头坐坐的地方。

一个不需要空调却可以让人感到无上清凉的地方。

2024年6月24日草于11 Rue Beaugrenelle。7月13日改于72 Rue des Entrepreneurs。

带着《诗经》看秋收

何频

滑县老城即道口古镇，卫河桥头新立了“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地理标志。距此不远的南北苗圃二村，三五里长街人烟十分稠密，与常见的空壳农村不一样。村外有黄沙冈黄土丘陵，杨树紫穗槐刺槐红柳，树林荫蔽了黄河故道旧白马津，乃有名的瓠子堤所在。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从泰山封禅归来，特地来此监督并指挥黄河决口复堤，随臣司马迁也参与了。距此不太远的李固渡，系范成大使金北上经过之地，现在是滑县王庄镇的西申寨村，与延津县毗邻交界。黄河危害远遁，刻下这一带大村大聚落，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翻天覆地大变化。大小院落，晒花生晒芝麻。玉米收获早，玉米棒有用编织袋一袋一袋垒起来似城垛，有用木栅栏或芦苇篱笆围着玉米穗成舟船模样，人们待价而沽。别的地方，很难看到人民公社时期的打谷场了，这里还有，高大的花生垛子似旧年的稻谷和麦秸垛，看着就使人想起月夜捉迷藏的情景，且散发好闻的稻草及花生果的香气。花生垛比老房子还高许多。身临其境，我自然要问向今年的收成——

一斤花生2.5至2.8元左右。一亩地少的也有1500元左右收入。一亩地收获玉米多则1500斤，少的1200斤。今年不兴玉米，收购价一斤0.9元，不到一元。不如种花生。人们看好花生种植已不是一年了，但绝对没有料到玉米价格今年大跌如此。种地人厚道心也宽，谈话间并不因一季的粮价起伏论成败，从其坚毅的脸色上看，明年玉米和花生兼种的思路不会轻易动摇。何况，土地流转使种粮大户为其负担了大部分风险。

往土地深处继续走，发现大面积种蒜的，红土似的农药拌了蒜种大蒜瓣，一亩地要300来斤蒜种。这厢老两口一前一后在施肥，复合肥多少钱一袋，我没好意思再问，怕貌似急脾气的老妇人吵我。

我说过，《诗经》注译诸本，我熟读的是华锋领衔的《诗经注译》，下面的引文还按这一本说吧——《小雅·大田》：“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

一望无际庄稼地，备好良种与农具。各项事务准备齐备，新磨犁儿好鋒利。松土来到向阳地，播下百谷在田里。

利。松土来到向阳地，播下百谷在田里。甘草居：刀耕火种之后，农具从上古三代的耒耜，进步到汉代的耨犁，这一步延续千年，直到新中国实现农业机械化。现在各式各样的农用机器——收割机、播种机、脱粒机、脱果机，等等，五花八门，一应俱全。当地人间或使用改造过的旧农具，例如用铁皮焊制的播种兼施肥用的多用耩机，还靠人力拉动。甚至有旧式的木耩，于农家小块地运用简单。

豫北北中原秋收秋种正忙，大地呈现的仿佛是一场农机与农具的混合博览会。“不稼不莠，去其螟蠹，及其蠹贼，无害我田穡。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田中没有生莠草，搏杀螟虫与蝗虫，蠹贼之类全灭掉，勿使害虫食禾苗。祈求土地显神灵，捉住虫子用火烧。

甘草居：农作物与病虫害是天然矛盾。从1970年代开始的种子公司，小麦玉米种子供应都经过了防虫处理，麦种是胭脂红色。青菜和菠菜芜萎，现在用小包装种子，系青灰色大颗粒。大蒜、韭菜和芹菜，也一律需要防虫。烧荒施肥与除虫的古法不再，现在防止空

气污染，每到收获季节，对焚烧秸秆严防死守。路上张挂标语，村口是戴着红袖章的人在把守，要求把火种留下。治虫全靠农药——下种时用药，生长过程中也不断用药。不用药，种子都不出苗。

“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

那边禾青未收割，这里有些被遗漏。谷穗遗落在哪里，此处也有谷穗撒，拾穗寡妇她得利。

甘草居：从《诗经》到《圣经》，农妇及老弱拾取遗留的麦穗稻穗天经地义。目前性质变了，几乎是城乡妇女结伴而来，快速进行着类似挖野菜一样的游戏和游乐。

《小雅·甫田》：“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稷稻粱，农夫之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周王庄稼堆场上，如同屋顶与桥梁。周王粮囤连成片，如同山脊与高冈。需要千仓把粮藏，需要万箱来载装。黍稷稻粱都丰收，农夫个个喜洋洋。报祭神灵求福康，周王万岁永无疆。

甘草居：哎呀！这天然浑成的浪漫主义的诗句，颇有几分像当年大跃进的民歌——“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揩揩汗，凑上太阳吸袋烟。”却也是刻下豫北农村秋收与仓储的纪实。

还有《邶风·七月》，《小雅·楚茨》《小雅·信南山》和《小雅·大田》、《周颂·载芣》《周颂·良耜》……同一片田野和土地，农村农民农业，延续和更新着《诗经》的故事。

2024年10月12日于甘草居

巴黎行记

依然是巴黎

张生

这就是巴黎，夏天的巴黎。天依然那么蓝，太阳依然那么刺眼，早晚也依然那么凉快，到中午时却会热得人流汗。当然，也依然是那个没有空调的巴黎。不过，想想它的纬度和哈尔滨差不多，也许夏天还要盖被子睡觉的夜晚真的不需要空调。

依然有很多人肩并肩排坐在街头的露天咖啡馆喝杯浓烈的espresso咖啡，在漫长的黄昏昏面对着街道，看有时无时的行人和车辆像水一样流走。虽然一杯espresso已经2.5欧甚至3欧——我记得十多年前的时候只要一欧一杯——可这有什么关系，因为巴黎的服务生不需要小费，仅此一项，就给人带来巨大的快乐。

依然有很多人在抽烟，红灯时站在路边抽烟，走路时忽然停下来像要沉思什么问题似的抽起烟来，男女老少概莫能外。也有人在咖啡馆露天座位旁若无人地抽烟。有天下午我在喝咖啡时，一个个子高大头发全白的老头坐在旁边，要来咖啡后点着一根烟，飘来的烟味让已经戒烟了很多年的我又一次感觉到了那种奇怪的诱惑。还好他喝完咖啡抽完烟就离去，要不然，我真不知道会不会问他要一支烟复抽一下。

依然有很多人不等人行道的红灯变绿，就旁若无人地穿马路。从穿着西服的白领到套着圆领衫戴着手套的工人，一律对红灯视若无物。警察就站在旁边，同样视而不见。路上的司机只能把车停下来，等待路人缓缓通过，似乎无人按喇叭示威。我也入乡随俗，见到马路就过，而不看红绿灯的颜色变化，感觉自己终于跟上了巴黎的节奏。只有一次例外：我从吉美博物馆出来，准备过街去远东学院，

2024年6月24日草于11 Rue Beaugrenelle。7月13日改于72 Rue des Entrepreneurs。

“家什对手人得力”，这是老人家常说的俗语。世代务农的老人家，对农具的要求有两点，一是顺眼，二是顺手。顺手更重要，顺手了，可以省下劳作的力气，更能提高劳作的效果。丰收，有劳者的苦劳，也有农具的功劳。

铁 镢

所有的农作物，在播种前一定是先翻地。翻地，在我们老家叫镢地皮。后来有了手扶拖拉机，大块的田由拖拉机耕，而处在地角的田，以及畎畹里、零零碎碎的地块，拖拉机开不进去，还得靠人工完成。

镢地的工具是铁镢。铁镢的四根铁齿并排，顶上中间凸起一个大耳朵，用以安装铁镢柄。铁镢柄一米多长，有的用木条做柄，我家用的是竹棍，去自家屋后的竹园里，挑选粗的、直的、老结的。为使用时掌心不被磨皮，父亲用木工刨和砂纸，将竹柄的节头打磨光滑。铁镢柄的安装，先要在凸起的大耳朵里垫块棉布，然后塞入斜木块，再敲打结实。柄的角度很有讲究，不能太直也不能太斜，直了削不碎泥，斜了镢不深地，而角度调节，靠的是斜木块和棉布。一把称手的铁镢，可以省许多镢地人的力气。装铁镢的人，必须是对铁镢了解最透的人。

隔冬，麦田间作棉花的地需要深翻。我将铁镢高高举起，举过头顶，然后用力铲下，吧嗒，四根铁齿全部扎进地里。憋一口气，两手握紧铁镢柄，用力朝身边一拉，一块土就翻了个身，黑黝黝，像亮着肚皮的石块。这样的土块，经一冬的雨雪冰化，土块疏松的同时，也能冻死许多的害虫。地镢深了，松化的土层也深，来年种的棉花容易扎根，且根系发达，是棉花健康生长、结果、吐絮的第一保障。

塘坎上的地，也是铁镢镢的。我家的塘坎，种了山芋和黄豆。黄豆简单些，镢起一块土，铁镢柄在手翻个身，用铁镢的大耳朵敲碎土块，再翻正铁镢削平，就可下种了。山芋要麻烦些，是先要做垄的。土翻转了，稍稍敲碎，乒乓球大或再小些，然后用铁镢将碎土块拢起来，拢成一排——山芋喜欢在疏松的土里长个。垄高大概二三十公分，底部宽，顶上窄。顶上的泥块用铁镢齿尖削细，种山芋秧……农作物对土地的要求不同，铁

镢的用法也就不同。

锄 头

锄头的称手与否，除了和铁镢一样要注重柄的角度，最重要的是刃口，一把得心应手的锄头，它的刃口白亮亮的，阳光一照，闪光、耀眼。

磨锄头，我是向母亲学的。人坐门槛上，锄头竖立起，左手握住锄头的柄，右手拿磨砖，左手使劲握住，不让锄头晃动，右手使劲推拉，让刃口锋利。嘿嘿，嘿嘿……还得注意磨砖的角度：磨砖的角度先是平行，靠近刃口处磨出一条两三公分宽的白亮带，然后磨砖稍稍侧转，再磨出几毫米的快口。测试刃口是否锋利，用的是我拇指的指肚，指肚在刃口上轻轻摩擦三下五下，就能感觉到刃口的锋利程度。要不要再继续磨，指肚感觉刃口像纸一样薄了，说明锄头磨快了磨好了，这样的经验，也是在几次三番的实验中总结出来的。

锄头，最大的用处是锄草。棉花从出苗到齐膝高，中间要有好多次的锄草劳动。一把锄头，一根锄头柄，左手在前右手在后(使用带柄的农具时，我是左撇子)，锄头抬起，离地几十公分，然后在草根处轻轻落下，用力一拉，再抬起，再落下，再一拉，滋滋声过后，草锄掉了。但棉花的苗儿绝对不能让锄头碰到，锋利的锄头，会碰伤棉苗，甚至会让棉田里缺苗，所以锄草活儿是需要一些技术的。初学时，要落锄慢些，眼光准些，多次、多年，反复练习，反复实践后，我与母亲她们一样，做到了“人锄合一”，离棉苗一两公分的草，我也能锄头一拉就拉掉，且绝不会碰到棉苗。母亲说我不愧是农家的女儿。

锄草，最有利的时段是三伏天。三伏天日头炆，草只要被锄头带到，不到半

最好的农具

张秀英

天时间，就会被晒死晒干。而对于人来说，最怕的也是三伏天。三伏天，塘坎上背风不背阳，站着不动也汗流不止，何况是弯腰挥锄劳作。但我不怕太阳炆、汗水流的——种了，就要管好，种好，不管种的是什么，只要种下，就要保证收获，这是农家人共同的信念，也是对土地的恭敬。那个时候，汗水是从每一个毛孔里溢出来的，汗水流眼睛里了，擦一把，汗水湿衣衫了，不去管，我只管两只手握紧锄头柄，不让汗水打滑了手，不因手滑锄伤了苗。

三伏天锄草，再热也盼着有太阳，太阳和锄头，都是我除掉杂草的帮手；三伏天锄草，不用磨锄头，汗水早已把锄头打磨得锃亮。

连 枷

连枷，八根五六十分公分、三四公分粗细的竹条，并排，靠近中段和尾段的地方用铁丝捆紧，八根毛竹条的顶端打上小孔，竹园里选一根粗细恰好的竹竿，连根砍下，取根部往上两米长做柄。在竹柄根部钻个洞，然后用一根与手指差不多粗细的铁条，先穿竹条，再穿竹柄，最后，用螺帽螺丝固定铁条两头，一个连枷就做成了。这是我家的连枷，是经家父改良过的。我记得最早的连枷，都是用竹竿竹条串联的。

连枷，先举起，举过头顶，再用力拍下，此时，原来垂直着与竹柄平行的连枷，在空中翻了身，落到地上时，连枷正好与竹柄对向。这个过程里，铁条好比轴承，连枷借着翻身时的惯性，结实实地拍打在地上铺的东西上。地上铺着的，都是等着出生、等着入库的东西。越接近成功，越难做，难做更要学会做，美好的总是在最后。

我第一次用连枷，是打蚕豆，场地上铺着晒了两天的豆荚，鼓鼓囊囊的豆荚

等着破了壳出来。我高高举起连枷，用力拍了下去，一下、两下，不行啊，我手里的连枷要么翻不过身，要么翻到一半停在竹竿上，吧嗒一记，虎口都被震痛。拍不到豆荚，蚕豆怎么出来？无奈，请教母亲，母亲叫我看仔细了。我看见母亲接过连枷，轻轻举起，稳稳拍下，好像也没用太多的力气，一下、两下、三下，看了有十分钟，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会了吗？母亲问我，我迟疑，勉强接过连枷，两只手一前一后握住竹柄，举起来，还是不行，我看见连枷在空中还是没有翻身的迹象。母亲笑了，重新给我做示范，这一回，我好像出了一点儿名堂，我在连枷举起将要拍下的那一刻，握紧了竹柄，随即竹柄往后稍稍收一收，连枷就跟着朝后晃了晃，我马上顺势拍下去，啪，连枷落地有声，豆粒跳出了壳。成了？我先一愣，转而生欢喜，母亲笑了，说：想要把种熟的东东西弄到手、吃到嘴里，也不容易的，对哇。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我终于学会了使用连枷，当然是必须要学会的。学会了真好。

麦子收割后，免不了有遗落在田里的麦穗，偷空去捡了回来，摊场地上晒干，连枷啪啪，可以收获半年的鸡食。麦子是辛苦劳动结出的成果，一粒也是宝贝。

那年秋天，我们家收了一场地的黄豆豆荚，此时，我早已和连枷结成联盟，我个人挥了手天连枷，连枷也配合我啪啪响了半天，我家收获二三十斤黄豆，粒粒饱满圆润。炒来吃，煮来吃，换豆腐吃，黄豆丰富了我家的餐桌，也让全家人脸颊变圆、身上长肉。

连枷最有用的是在六月中，收油菜籽的季节。麦子稻子的脱粒，有机器，油菜籽的脱粒，完全靠连枷，连枷派上了大用场。

所有的油菜割下来了，在田里晒了几天了，我与母亲来打(脱粒)菜籽了。先在田里选个中间地段，拔去菜根，用锄头铁镢平整地皮，铺上超大的厚尼龙布，这里就是菜籽出壳的战场了。从周边轻轻手轻脚抱来菜荚，均匀铺在尼龙布上，母亲在后我在前，我们相距两三米相对而立，人手一把连枷。母亲轻喊一声开始，首先挥下了连枷，我紧随其后，母亲的连枷落地，我的连枷起高，我的落地，母亲的起高，母亲朝前迈一步，我就朝后退一步。双人打连枷，需要相互配合，两把连枷两个人，要像一条心一样，不念一己，但要有一二一的节奏，且非常的讲究节奏，一人错拍会导致两人都乱了手脚。就这样，我们一上一下地拍打着菜荚，拍完一场再铺一场，乌黑油亮的菜籽们，纷纷滚出菜荚，在我们的脚下聚集，赤脚的我们踩在上面，菜籽抓挠着脚底，脚底痒痒的，我们看到了丰收，对连枷，喜爱里更是敬重。

铁镢镢地，是播种的开始，力气打基础。锄头用于田间管理，锄草时心细眼尖，锄头会听从于人心内的指挥。使用连枷，特别需要技巧，是用技巧取得收获。

虽然这么说说有点儿不公平，但我还是觉得，连枷是最好的农具，啪啪、啪啪的声音，实在好听，听着心里像开了花。

母亲说：当然，用到连枷的时候，是检验一季的种与管是否做好的时候，你看到了收成，就是开心的呀。



左图：铁镢。左下：锄头。下图：连枷。



笔会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